

作家写作家

# 向「火」而生的文字脉络

张逸云

杨震的名字是在7年前一本市级内刊上见到的。这期发了他的小说《各不相干》。作品为公安题材，警察办案细节的刻画堪称一绝。

不久，“南庭小众”文学沙龙活动如期举行。岳阳本土几位写小说的文友，经常相约洞庭湖畔的“南庭”茶楼，开启“唇枪舌剑”的“神仙会”。

我走进一楼茶室，来不及落座，时任市作协秘书长的张锐根迎上来，指着靠窗一位中年汉子介绍道：杨震，人称“震哥”。震哥乐呵呵地补充道：当兵出身，业余写作者，请多多指教。

饭桌上，江湖上惯用的套路是“以酒定人”。新人加入，依旧以酒品检验人品。

震哥袖子一撸，一轮通关打下来，溜进了厕所半个多小时不出来。震哥的多形象，标定得清楚明白了：直率、真诚、义气。这位从消防部队参谋长转至市场监管岗位的作家，身上那股行伍气，尚未被案牍劳形完全消磨。

从此，我们不再提酒事，只聊小说。海阔天空，各抒己见，时常争得面红耳赤。末了，握手言欢，快慰之意自不必说了。

在我看来，震哥堪比文字的“洁癖者”，对语言，几乎苛刻到了“病态”。他追求极简主义，喜欢卡佛、海明威，也喜欢徐皓峰的小说。崇尚语言简洁、明快。文字段落中，哪怕多一个副词、介词或连词，他都觉得难受。这不是吹毛求疵，而是近乎本能的严谨，源于对文学质地精良的敬畏。

我目睹过他修改小说，写早年消防生涯中一次救援。他指着一段描写火场内部高温的句子“热浪如墙，令人窒息”，面容严肃地说，这个表达太过抽象。真正的火场，是生与死的考验。那种热不是“墙”，而是长了牙齿的怪物，专咬你暴露的皮肤和呼吸道。

这不单是对他文字的修改，更是一次记忆的复燃与痛苦的咀嚼。他告诉我，那些没能从火海出来的人，得有人记得他们是怎么活的，怎么死的。只想着把那种感觉留在纸上，哪怕怕碍人的心生生地疼。

震哥推崇“接地气、冒热气、有骨气”的文字。美国文学史上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，以其复杂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心理描写著称。他说，那密密麻麻的长句，像南方盘根错节的老藤，里面缠着几代人的幽灵与叹息。这是他所追求的。在他看来，好文章得有兵气，还得有静气。兵气是骨架，撑得住。静气是魂，往里走，一个猛子就能扎下去。“兵气”和“静气”结合，构成了他写作风格的基底。他的文本，初读觉得“冷”。叙述事件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因果，线条清晰硬朗，极少主观抒情，像一份冷静的观测报告或战术复盘。细读下去，那“热”就渗出来了。这“热”在于那些精心选择的细节背后。他写牺牲的战友，不写如何悲痛，只写很多年后，自己路过一个消防栓，还是会下意识地检查一下接口是否完好，漆色是否剥落，“仿佛他还在旁边看着”。他写退役后某天深夜，听到远处隐约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，会“忽然从床上坐起，脚探向地面找靴子，手摸向床头柜——那里只有一个茶水凉透的杯子”。这戛然而止的动作里，藏着军旅生涯的重量与温度。

生活中的杨震，似乎遵循着“外冷内热”的法则。他话不多，聚会时安静地聆听着，指尖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叩，仿佛在推算着什么节奏。若有老友来访，或是说起某个他深耕的文本，那层“冷”壳便会悄然融化。

退伍后，他的时间更多地交给了读书和写作。读中外名著，三天啃一部长篇。每天坚持写两个小时，长篇、中篇、短篇轮番上阵。他并非“转行”读书写作了，而是另一种方式的“坚守”。战场从烈焰奔腾的火场，转移到了浩渺无垠的纸页。手中的水枪，换成了键盘。他所扑救的是即将湮灭的记忆，建构出另一道“防火墙”。

杨震的小说多为探索型，以不一样的视角，探寻小说文本各种可能性，带来一些异质感与陌生感，突出创意和艺术创新的未来个性。近5年，他先后在《芙蓉》《青年作家》《当代小说》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20多万字，一跃为实力派作家。

（作者张逸云系中国作协会员、杨震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）

# 黄花溪

姜满珍



安化县江南镇黄花溪村。

通讯员 摄

汽车在连绵的山路上前行，将尘世的喧嚣一层层分离。当终于抵达安化县的黄花溪村时，暮色苍茫。我们下榻的民宿静立在村中，四层小楼在群山环抱里，显得宁静祥和。

翌日清晨，我们寻味黄花溪村静谧之下的真容。向导是村里土生土长、从县林业局退休的高级专家王老师。王老师精神饱满，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洋溢着近乎虔诚的热爱。有他引领，我们这一日的行走，便不再是走马看花的观光了。

黄花溪的山，算不得雄奇险峻，却自有其动人的风致。它们迤迤起伏，线条柔和，像母亲温柔环抱的手臂。时值冬季，山间的植被却并未显出多少的萧瑟，反倒是杉树的苍翠、枫杨的赭红、竹林的青碧以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杂树的斑斓色彩交织在一起，宛如一位技艺高超的油画家，将整个山谷当作画布，淋漓尽致地泼洒下了最富丽的颜料。

黄花溪，是这个村庄的灵魂。一条清浅的溪流依着山势，淙淙而下。溪水清澈得令人心醉，水底圆润的卵石、摇曳的水草，皆历历可

# 冬天的模样

曹怀均

记不清了，有多少天，这个冬季，我一直在长沙的山间田野中行走。我想，这应该是比去那些所谓景区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旅行。这样的旅行，实实在在地用双脚踩过每一寸泥土，每一个村子，每一座山，每一畦田园，我会更好地领会生命源于何处，生命的意义何在。

这个时节，我看见了秋的背影，也看见冬开始露出它的容颜。

初冬是多彩的。但我知道，越往冬的深处走，这世间应该终究会成为黑与白的世界。

黑与白，是这世间最原初的颜色。在千年中国的文化里，黑为阴，白为阳，阴阳和谐，万物生机。这是最朴素的哲学，也是最玄奥的真理。

太极，为黑与白；围棋，为黑与白。深冬的山林大地，如果冬的象征雪不缺席，也是黑与白。

这里，包含着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先辈们的生命与宇宙意识。

很多天了，这个初冬几乎都是晴朗的。行走在山野田间，舒爽之余，又不禁去想，白色的冬之天使会来吗？如果缺席，冬天便不像冬天了。

她曾经缺席隐身过好多次了。不是老天爷的错，是人的错。

我还是要啰嗦一下那句很多人提过很多次的話：人类，要学会敬畏天地自然。我们，只是这世间的物种之一，不是主宰。

小时候，仲冬一过，雪这白天使就像年年约好的一样，准时来。一个晚上的甜睡之后。第二天早上看，山里黑白相间，田野黑白相间，瓦屋上也是黑白相间。天地回到了最初的颜色。除了鸡鸣，一切都宁静。

那时候，乌桕树红红的叶子都落光了，小果子的皮都裂开了，枝头都挂着白白的小果。那果子能榨油。那油做什么用？我倒是一直没搞明白，反正记得是政府收购。

那时候穷，不下雨下雪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到山间田间摘乌桕的小白果。摘几天，积起来到公社收购站卖了，也能换几块油盐钱。

现在，秋天的乌桕树红叶成了城里人观赏的风景，冬日乌桕的白色小果子，就一树一树地挂着，寂寞着，直到全部掉到地上，化成泥土。

当然，冬日里也不只有苦涩和辛酸。进入冬月腊月，冬猎是件让人兴奋的事

# 故园菜地

曾康乐

今天，我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视频。画面拍得真好，没有滤镜，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。那是一片菜地，随着镜头的推移，春夏秋冬四季轮回。看着看着，我的眼眶竟然湿了。

我知道，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故园菜地。我记忆里的那片菜地，是带着土腥味的，是带着汗水和泪水的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，一个特殊的年代。我们家在村里的日子不好过，因为祖上是地主。虽然那时候地主的帽子已经传了两代，但在村里人的眼里，我们依然是“异类”。

那时候，私人拥有菜地被视为“资本主义的尾巴”。

父亲那时候是村里的民办教师，但因为成分和身体的原因，一直转不了正。他身体单薄，常年咳嗽，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他来说是奢望。

所以，那片菜地，就成了母亲一个人的战场。

春天来了，土地解冻了。母亲带着我，趁着天刚蒙蒙亮，或者是傍晚收工后，悄悄地溜到屋后那片巴掌大的荒地上。母亲弯着腰，勤

诗新韵

# 潇湘故居行

(组诗)

陈惠芳

## 周敦颐故居

背靠道山，朝向濂溪。  
圣脉泉有一条“阴阳线”，  
像静谧的太极图。

月光下的乡野，  
将一阵一阵夜风纺织成锦绣华章。  
濂溪先生端坐在莲花之上，目光飘浮。

我的脚步呼应着九百余年的吟诵，  
将荷香一并收入囊中。

## 谢觉哉故居

百年老屋，旧了又新了，新了又旧了。  
岁月不仅仅是两面，不仅仅是阴暗。  
我只能截取一些横断面，  
甚至用一个背影，去解析那些风雪之夜。

一盏煤油灯，一些乡音，  
一些跳动的眼神，都成了背景。  
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年过半百的老人，  
跟随着北上的队伍中？  
苦难化作诗篇。  
雪山被吟成背脊，草地被唱成披风。

如果我也扯着疲惫的马尾，走出了泥沼，  
陷落的不会是不肯熄灭的马灯。

## 任弼时故居

从清朝到民国，  
从塾塘局到塾塘乡，  
因为一个人，名声响了。

四十六岁，别了人间。  
四十六岁，成了雕像。  
满腹才华的帅哥，跋涉山山水水，  
是一匹负重的骆驼。

鞠躬，把风尘抖落在地上。  
风尘之中，夹杂着微小的光。  
转身，你站在身后，  
是一座新的明月山。

## 周立波故居

好熟悉，你的胡须！  
密，黑，发亮。  
像灶屋的一把干柴。  
再繁华，再繁忙，再繁重，  
都要保留一点火种。

## 栗裕故居

三顾百年老宅，意犹未尽。  
每一次，轻脚轻声，  
生怕惊动还在读书写作的周立波。

## 西厢房安好

古朴的穿斗式三合院，  
依山傍水，坐北朝南。  
我分明看见，春耕双抢，  
“立波胡子”鸡叫起床，  
腰间系一条浅蓝色毛巾，  
扎脚勒手，汗流浹背。

## 我分明看见

我分明看见挖土、做凶犯、插秧、扮禾的  
身影。

我分明看见从泥巴里拱出来的春笋与小  
说。

## 山那面

山那面，走来一个人，是周立波。  
面容清瘦，  
像上弦月，也像下弦月。

## 栗裕故居

系红布的古树还在，根还在。  
古树与根庇护着“江陵第”。

“聆听鹿鸣”的匾额多么悦耳。

## 西厢房安好

西厢房安好。  
栗裕的第一声啼哭，  
穿越时空，飞溅在将星闪耀的肩上。  
从祖屋出发，披挂着古树的浓荫，  
以根的风骨，  
看透了血与火、荣与辱。

## 伫候子孙的脐带

伫候子孙的脐带，  
从这里出发，割不断。  
没有回去的故乡，  
依然是故乡。

青山替你守护了，  
绿水替你回眸了。